

惊艳一枪 · 伤心小箭（一）

第一篇 王小石的石

这故事是教训我们：

要了解对方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只要看他有什么样的敌人。他是怎样一个人，就会有怎样的敌人。朋友固然难得，但他是你的朋友，也是别人的朋友，而且朋友可以是五花八门，良莠不齐；敌人却是有足够分量与你为敌的人，他甚至可以激发你上进、奋发；敌人差劲，就是自己差劲。看不起敌人，等于看不起自己。所以敌人更可贵。一个高手的敌人必然也是高手。

“杀敌”的意思是杀掉敌人或是把敌人打得永不翻身；如果敌人一息尚存，或者还有败后复活的机会，就千万不要以为目前的胜利是永远的不败。

第一章 先生

一 朝令七改

蔡京下令，要上小石暗杀诸葛先生。

——他的理由是：诸葛不死，国无宁日。

言外之意是：他不死，你死。

如果王小石杀不了诸葛先生，蔡京便要动用他的生杀大权，把“金风细雨楼”在京城里连根拔起！

王小石受过金风细雨楼楼主苏梦枕知遇之恩，而且他和正副楼主都有结拜之义。金风细雨楼，已成为他到京师来之后的第一个家。

看来，为国为民，在情在义，他都只得必杀诸葛！

王小石无可选择。

他只有暗杀诸葛。

——“三日内必杀诸葛，否则提头来见。”

现在已过了两天。

还有一天。

——要吃饭就得煮饭。

——要有学问就得读书。

——要杀诸葛，首先得要接近诸葛。

如何接近诸葛？

——这点似乎不难。

——蔡京和傅宗书之所以选王小石来执行狙杀诸葛先生的行动，除了因为王小石的武功高强、行藏未受注意、并跟官府朝廷毫无瓜葛之外，还有两个重大的原因：一，他聪明机敏，且工于书画医艺，与诸葛先生正好兴味相投；二，他是大衣居士的门人，天衣居士正是诸葛先生的二师兄，就凭这个关系，由王小石来执行暗杀诸葛先生的计划，当然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有一百种理由去接近诸葛先生，并且绝对能接近诸葛先生。

问题只在：他杀不杀得了诸葛先生？

这问题，王小石答不出来。

至少现在还不知道。

——有很多问题，现在还没有答案的，但只要过了一段时间，答案就自然会出现。

时间，无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

时间本身才是最大的问题，所以，没有什么事情是时间所不能解决的。

所以王小石在等。

——等时间来为这问题下答案。

——他在等下令。

——等杀死诸葛的命令！

命令怎么还下不来？

下来了。

命令是由龙八太爷身边的亲信下达的。

龙八身边有八名后亮花顶、前开雕袍的武官，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，但在这项行动里，他们只成了传达信息的人。

命令在中夜遽至。

“ 诸葛先生于今晨卯时到‘ 神侯府 ’ 与七情大师对弈，这是杀他的最好时机！ ”

王小石侍命而发。

他整衣系剑、正待出发、忽然又接到命令：“ 有变。诸葛转赴‘ 青牛宫 ’，改于今晚亥时潜入‘ 青牛宫 ’ 行刺为宜。 ”

王小石居然还了个呵欠，倒头就睡，养足精神，准备是夜行刺。

但他尚未睡着，指令又至：

“ 刺杀诸葛一事，目标已生警觉，行刺一事全盘取消。 ”

王小石看到这指令，反而没有睡。

他在等。果然在丑时初又来新的指示：

“ 诸葛先生因查重案，会在未时与门下的冷血、追命，出现于三合楼。 ”
随即消息再变：

“ 诸葛在未赴三合楼之前，会先经过瓦子巷，那才是最佳妙的狙杀地点。 ”

王小石开始摆动双脚，搓揉十指。

时正隆冬。旁人看见，最多只以为他感觉得冷，而不是紧张。

——他是不是有点紧张呢？

指令却来得一次紧过一次，端的是非常紧张：

“ 诸葛先生中风病倒，病由树大夫主治；先行格杀树大夫，再假扮御医，申时行刺诸葛。 ”

王小石看了这回的指令，喃喃自语：“ 忒也凑巧！ ”

接着、又来了一道密令。

信封上标明是“ 最后密令 ”：

“ 傅相爷邀宴诸葛，西初聚于孔雀楼。相爷碎杯为号，即行格杀。 ”

之后，就不再有任何指令。

龙八太爷的“ 龙城八飞将 ”，为了要传递消息，也出动了其中七人。

王小石屈指一算，在子初到丑时未的两个时辰之内，总共接到了七道命令。

刺杀的地点、时间、方式，也一连改了七次。

无论再怎么改，只有一点是不改的：

人，还是要杀的。

诸葛，还是一定要死的。

——问题只在：王小石杀不杀得了他？

（ 杀得了也得杀，杀不了也得杀。 ）

（ 他不杀诸葛，太师蔡京和丞相傅宗书，就会对付“ 金风细雨楼 ”，就会逼城里的江湖好汉无所容身，就会使方恨少、唐宝牛、张炭、温柔这一千人都得身入牢笼，而且，他们也必不会放过自己！ ）

（ 在情在理，为人为己，都必杀诸葛！ ）

二 终生名菜

约会情人，要在花前月下，不管月上柳梢头，还是夜半无人私语时，都要讲究情调。

杀人呢？

酉时。

没有比这更幽美的时分。人们工作了一天，各自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家，家家升起了炊烟，人人围在桌前晚膳，孩子们在门前嬉戏，扑抓遍地的点点流萤，天空也布起了会眨眼的星灯，户户点亮了会流泪的烛光。温馨无比，无比的温馨。

没有比这更忧伤的时刻。看黑夜如何逐走黄昏，听大地如何变得逐渐沉寂。雪，在没有阳光的融解下，如何要冻结窗内的烛火；人，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，如何让疲惫去绝望了明天的期待。幽黯无尽，无尽的幽黯。

这是个特别美丽和特别凄其的时节。

这时候，王小石就在风刀霜剑里，来到“孔雀楼。”

他要杀人。

——必杀诸葛！

孔雀楼三楼北四窗挑出了一盏灯笼。

灯笼亮着朱印“傅”字。

王小石一看，立即上楼。

这时候，孔雀楼上都是客人。

食客。

一家大小来吃个饱的、跟三五友好来小酌的、跑江湖的、于一整天活的、潦落不得志的、当官发财得意的，全在这儿，各据一桌，或各占一席，聊天的聊天，充饥的充饥，醉翁之意的醉翁之意。

人多极了。

几乎客满。

——如此兴旺发达，岂能联想到万民疾苦、边疆告急！

王小石一上楼，见到一个手里拿着个鸟笼的相师就问：“你喝的是什么茶。”

相师想也不想，即答：“检查。”

王小石立刻就上二楼。

因为那是一句暗号。

（王小石问：“点子在不在上面？”

对方答：“在。”）

在——他就上去。

上了二楼。

一上二楼，他就问那个不住打喷嚏的店伙：“山有好树，就有好水；一家好酒楼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留得住永久的客人？”

店伙答：“终生名菜。”

王小石听罢，即上三楼。

因为那也是一句暗号。

（王小石问：“一切行动都照常吗？”

对方答：“照样。”）

于是他上了三楼，到了北四房。

房前站了两个人，腰系蟒鞭，背插金鞭，目含厉光，站在那里，就像两座门神，一看便知是曾经着意打扮，其中一人，不知怎的，王小石觉得有些眼熟。

三楼都是为贵宾而设的厅房，虽人客满，但人客都在房里，反而很觉清静。王小石一步上楼来，那两人完全不动、不看、不回头，但王小石却感觉到他们已在留意着自己。

他毫不犹豫的就走了过去。

直走向北三房。

还走过了北三房。

到了北四房。

他施施然经过那两人身前。

走进了第五房。

王小石一掀开帘子走厂进去，在那一房人的诧异与询问声中，他已冲了进去。他不等傅宗书的掷杯为号，已一脚踢破两房相隔的木板墙，墙倒桌翻，王小石就看见四房里有两个人正离桌而起。

其中一人，紫膛国字脸，五络长髯如铁，不怒而威，惊而镇定，正是诸葛先生。

另一人，深目浓眉，脸透赤色，仓皇而起。

座上还有几个人，但王小石一眼望去，只看见这两人。

王小石冲了过去。

那人大喝一声：“拿下！”

有三个人已欺近王小石，另外一人已护在那人身前。

那三名逼近王小石的人，一人施展擒拿手要制住王小石的攻势，一人举藤盾要拦住王小石的刀光，一人以扫堂脚、拦江网猛攻王小石的下盘。

这三人的攻势，王小石决不是应付不了。

不过，如果他要应付这三人的攻势，他的攻势就免不了要一缓。

他不想缓。

他不能缓。

他发出了刀和剑。

空手发出“隔空相思刀”、“凌空销魂剑”。

这三人立刻倒下了两人。

可是王小石背部也受重击。

他的血涌在喉间，但还没有溢出唇边，他已冲近诸葛先生身前。

诸葛先生身前的那名侍卫立即出刀。

一出刀，刀就断成七截。

七截刀分七个部位激射向王小石。

——原来那不是刀，而是暗器！

王小石拔刀。

刀光惊艳般地亮起，一如流星自长空划过。

七截断刀，自七个方向射出。

有人闷哼，有人哀号，有人自血光中倒了下来。

刚才三人中剩下的一人，和护在诸葛先生面前的高手，一前一后，夹击王小石。

这时，诸葛先生已跃到了窗前，准备跳下去——落大街，要杀他就难若登天了。

王小石双袖忽然一卷，把一前一后两名敌手都卷飞出去，撞向诸葛先生！

——如果诸葛先生这时跳下去，就一定给这两人砸个正着，以这种猛兽，

只怕非死亦得重伤不可！

诸葛先生忽如游鱼般一溜，避过窗口，背贴板墙，那两名高手不及半声呼叫，已自窗口掉落街心。

王小石身形展动，已到了诸葛先生身前。

他只求速杀诸葛。

就在这时，他的胸际又着了一击。

重击。

他闷哼一声，那一刀像一记无意的顾盼、刻意的雷殛，直劈诸葛先生。

刀光如深深的恨，浅浅的梦，又似岁月的泪痕。

诸葛先生忽然尖啸起来。

速然之间，他只一举手、一投足间，王小石那一刀就不知怎的，给一种完全无法抗拒的大力，转移了并空发了那一刀。

那一刀虽然空发，但刀势依然击落在诸葛先生身上。

诸葛先生大喝一声，身后的墙轰然而塌，他已退身到北三房里。

这时，那两名给王小石推出窗外的高手，这时才蓬、蓬二声落到地面。街外传来惊呼。

王小石跟进北三房。

北三房杯碎碗裂，有人惊呼，有人摔跌。

王小石什么都看不见。

他看不见其他的人。

他看不见杯，看不见碗，看不见酒，看不见桌，看不见椅，甚至连墙都看不见。

他只看见一个人。

诸葛先生。

——他要杀他。

——非杀不可。

他拔剑。

他拔剑的时候，前面迎过来，后面追过来、左右包抄过来的至少有七个人向他发出了攻袭。

狠命的攻袭。

但当他拔出了剑的时候，那七人都已倒了下去，就只剩下了剑光。

那三分惊艳、二分滞洒、三分惆怅和一分不可一世的剑光。

那一剑的意境，无法用语言、用图画、用文字去形容，既不是快，亦不是奇，也不是绝，更不只是优美。

而是一种只应天上有、不应世间无的剑法。

这一剑刺向诸葛先生。

这一剑势无可挽。

（如果前面是太阳，他就刺向太阳；如果前面是死亡，他就刺向死亡；如果前面站着是他自己，他就刺向自己——）

诸葛先生只做了一件事。

他突然分了开来。

一个好端端的人，不可能“突然”给“分”了开来。

他的头和四肢，乍然间像是全“四分五裂”了一般。

然后骤然一分而合，头和手脚，又“合”了回来。

但就在那一“分”之际，诸葛已破解了王小石那不可一世的一剑。

（王小石见过这种奇招。）

（在六分半总堂的决战里，“后会有期”的“兵解神功”，便是能把自己的四肢分成前后左右四个角度折裂，像骤然“断”了，或这然“长”了起来一样，攻击角度可以说是诡异已极！）

现在诸葛使的也正是这一招。

王小石嘴角溢出了鲜血。

——刚才受重击的伤，到现在才流到唇边。

诸葛先生一招破解来势，并不恋战，立刻疾退。

背后的大桌连着酒菜给撞翻。

至少有十一个人、连同刚才守在外面的两座“门神”，也向王小石冲了过来。

王小石不退。

从他闯入席间起，他从来就没有退过半步。

他刀剑齐出。

诸葛先生如一只白鹤般掠起，更如一只铁鹞般弹了起来，轻如一只蜻蜓；那两座“门神”的金鞭和蟒鞭，同时击向王小石。

王小石没有避。

软鞭卷在脸上。

脸颊上登时多了一道血痕。

金鞭打在肩上。

王小石哇地咯了一口血。

但他手上的三颗石子，已疾射而出！

诸葛先生左右膝各中一枚，额上又着一杖，脚一软，登时往前仆跌，王小石剑下刀落，就要砍下诸葛先生的人头——

忽听有人雷也似地暴喝一声：

“住手！”

“ ”的一声，星花四测，一人随手抄来一把斩马刀，竟格住了他的刀和剑。

王小石一看，只见那人气派堂堂、神威凛凛、炯炯有神、虎虎生风，正是当今丞相傅宗书！

三 破、破、破、破、破、破、破！

——无稽！

不正是傅宗书要他去杀死诸葛先生的吗？怎么现在反而是傅宗书来救诸葛先生！

——荒唐！

“不许杀他！”傅宗书沉声怒叱。

王小石道：“是太师和你自己要我杀他的！”

“我们要你杀的是诸葛！”傅宗书道，“他不是诸葛！”

王小石的样子，完全写着“啼笑皆非”四个字。

他望着翻倒的桌椅、推倒的门墙、狼藉的碗筷、还有倒在地上起不来的七八个不知姓名的高手，他的表情，就是完全无法接受傅宗书所说的话之写

照。

“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只好问。

——他拼了一死，受了不轻的伤，要一鼓作气的杀了诸葛先生——结果，眼前的诸葛先生竟不是诸葛先生。

“要不是这样试一试你：焉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要杀诸葛先生？谁知道你杀不杀得了诸葛先生？”傅宗书说，“除此之外，也没别的意思。”

“有意思，”王小石惨笑道，“那么，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去杀诸葛先生？”

“有，绝对有；”傅宗书把手上的判官笔交给了其中一座“门神”，“我们对你已完全放心。你已经过关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王小石嘿笑道，“那么，这个差一点便死在我手上的人，到底是谁！”

——此人能在“举手投足”间破去“相思刀法”，再以“兵解神功”破解“销魂剑法”，竟然只不过是傅宗书手上一个“傀儡”：几乎是代诸葛先生而死的“牺牲品”。

“他是龙八，”傅宗书笑了，“江湖人称龙八太爷的就是他。”

龙八一张脸涨得赤红，喘气犹未平息，只忿忿地盯着王小石；如果他的眼睛可以杀人，他早就把王小石剁为肉碎了。此除。他额角还淌着血，两条腿也无法挺直——王小石的石头毕竟不是好消受的：就连“铁砧板”龙八太爷也一样禁受不起。

龙八死里逃生，心有余悸。他在江湖上的地位极高，在朝廷里好歹也是一品大官，今日却几乎给人格杀当堂，只涨红了脸，像一只发怒的螃蟹，气得舌头也有些打结起来：

“他……是来杀我的？”他问傅宗书。

“是，”傅宗书笑道，“也不是。”

那名手拿金鞭的“门神”接着傅宗书的话锋道：“他是来杀你的，不过杀的不是你。”

另一名手执蟒鞭的“门神”接道：“他其实是来杀诸葛先生的。”王小石乍听此人说话，不知怎的，又有点耳熟。

龙八脸上的赤红渐转成青紫：“你邀我来孔雀楼，便是要我给人误以为是诸葛先生？”

傅宗书说得更直接：“我要你来这里给人暗杀！”

龙八一屈膝就跪了下去，竟琅琅地道：“感谢相爷重用之情！”

然后又咚咚叩了三个头，恭恭敬敬地道：“感谢丞相大人救命之恩！”

傅宗书铁色的脸已蕴露了一点笑意。

一丁点儿。

——仿佛笑是一种施舍，他决不肯多施予人，以免伤本身似的。

“这两位，好鞭法，”王小石用手抹了抹颊上的血痕，又用手抚了抚肋上的鞭伤，“是‘大开神鞭’司徒残、‘大阅金鞭’司马废吧？‘开阖神君’司空残废何在？怎下一起来？”

——“大开神鞭”司徒残、“大阅金鞭”司马废以及精擅“大开大阖神功”的“开阖神君”司空残废都是武林中的绝顶高手，听说这三人都都是元十三限的护法。

那两座“门神”笑了。

“他，不是诸葛先生，”傅宗书指着龙八，悠然道，“所以用鞭使鞭的，

也不见得就是司徒残、司马废。”

王小石也不再问下去，只说：“那么，我可以去杀诸葛么？”

傅宗书转向王小石，双目凝注，吐言如金石交鸣：

“你以什么理由去找诸葛先生？”

“我是天衣居士的徒弟，”王小石答，“到开封府来自然应该去拜会三师叔。”

“你来京师已非一日，为何迟至今日才来拜见先生？”

“因为我有骨气，我并非来投靠先生；我要自己在京城里干出一番事业，才去拜晤三师叔。”

“那么你现在有大成成就了么？”

“没有。可是我有消息，要向先生告密：太师和相爷有意要招揽京城里的各门各派，如不能收为己用，即要赶尽杀绝；我要三师叔多加提防，这行动的目标无疑是针对三师叔和四大名捕。”

“你是从何得知此项机密？”

“我是金风细雨楼的人。金风细雨楼楼主苏梦枕是我结拜大哥，他手上有一座‘白楼’专门收集资料情报，我王老三自然能从那儿探知线索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情报？”

“因为苏梦枕野心太大，不甘于收编招安，但又不敢公然反抗，所以想利用我通知诸葛先生，以制止太师和相爷的计划。”

“诸葛先生武功高强，远胜龙八，且近日他身体欠佳，时有四大名捕在身边卫护，你如何下手？”

“诸葛先生以为我是他的师侄，且来通风报信，可见忠心；我请太师身边的鲁书一、燕诗二、顾铁三、赵画四四位引走四大名捕，我再趁其不备，冒死行刺——另外，我还要向相爷相借一物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‘五马恙’”。

“唔。诸葛先生精通医理，一眼便看出你在近日曾受过伤，这点你又如何解说？”

“我受的是‘大开神鞭’司徒残和‘大阅金鞭’司马废的鞭伤；他们都是元四师叔手上的人，而元四师叔正是太师身边的大将。”

傅宗书缄默了半晌，目中像经过一阵什么过滤澄清似的，终于露出一一种神色。

那是“激赏”和“信任”的神色。

——一种像傅宗书这样的人物绝难一见的神色。

“好！”傅宗书脱口道，“我问了你七个问道，即是给了你七个难解的结，已都给你一一破去。”

王小石淡淡地道：“不破解又何必去找诸葛先生！”

“尤其最后一项：这本来就是我叫他们来打你两鞭的深意；”傅宗书在赞赏之余还不肯道出这两名“门神”的真正身份，“你的回答正合我意。”

“一个大说谎家说的必然是有七成真话；”傅宗书又道，“真正会说谎的人，平时决不轻易骗人，到了要紧关头，才能瞒天过海。”

王小石忽然问：“我向诸葛道出大师和相爷的机密，相爷不见罪吧？”

“不这样又如何取信于诸葛？不如此就杀不了诸葛！”傅宗书慨然道，“何况，你也确实说中了我们的心意。”

“可是我向相爷所要求的事物，相爷还没答应呢。”

“‘五马恙’？”傅宗书哈哈一笑，“你放心吧，还有‘诡丽八尺门’的‘藕粉’呢！到时候，全都会灌入诸葛先生肺腑里，就等你给他补上一刀——或者一剑。不过，你要记住，以诸葛先生的绝世功力，就算中了剧毒，也只能制他于一时，杀他，还得凭点真功夫！”

王小石目光一亮：“相爷早在诸葛身边布下高手？”

“你放心吧，”傅宗书说，“总之，你听到那人说‘终生名菜’四字便是自己人。”

王小石长吸一口气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那么，我要在什么时候下手？”

“诸葛先生今晨卯时会在‘神侯府’与七情大师对弈。”傅宗书也肃然道，“他近日身体欠和，这是杀他的最好时机；另者，鲁、燕、顾、赵四人都都会配合你的行动。”

王小石一怔，道：“这岂不是我收到的第一道指令？”

傅宗书冷然道：“本来我的命令从来就不改。”

王小石双眉一轩：“我的要求也不改。”

傅宗书斜睨看他：“你不妨把你的请求再说一次。”

“杀了诸葛，我要求太师、相爷擢升苏大哥和白二哥，取代诸葛先生在朝在野的地位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要是我能杀死请葛，仍希望留在京城，不想做一辈子逃犯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如幸得手，请太师和丞相大人能对江湖上的好汉网开一面。”

“这个容易。”

“并请太师进疏皇上，免除奢靡、废采花石，近日民不聊生、盗贼四起，皆因此而生，小石忠言，望蒙不弃。”

“王小石，你忒也多事！”

“还有一事。”

“你原来只有四个要求，怎么现在又生枝节？”傅宗书脸色一沉。

“这枝节是因今天之事而生的，可怪不得我。”

“你说说看。”

“行刺之后，我想直接向太师禀报成绩。”

“什么？”傅宗书怒道，“你这是不信任我了！？”

“不是，”王小石坦然无惧，“这件事，太师是亲自来找我我才做的，我很应该亲向他报告一切；另外，我所要求之事，大师也一一亲口答允的，杀人之后我投靠太师，也是太师亲自邀我的。像今天在‘孔雀楼’的刺杀，似真如假，有时也难以适从，谁知道这是不是诸葛先生手下的人？或是他所布的局！我要亲自向太师禀报，才能放心。”

“……”傅宗书沉吟不语。

“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；为情为义，生死不理。”王小石冷笑道，“如果连面也不予一见，我王小石真是活腻了不成？犯得着这样去舍死忘生！”

“好！”傅宗书断然道，“太师一定会在‘我鱼殿’静候捷报佳音！”

然后他一字一顿他说：

“记住，太师要验明正身：诸葛先生的人头！”

四道。道。道。道。道。道。

诸葛先生与七情大师在“神侯府”里对弈，一听是“天衣居士门下王小石求见”，立即予以接见。

他一见王小石，便“哦”了一声。

他没有问他为什么而来，没有问他为何现在才来看他，更没有问他为何而伤。

“你师父好吗？”他问的是天衣居士。

“家师身体一向欠安，”王小石端然他说，“三师叔是知道的。”

“苏楼主好吗？听说他最近一直在‘青楼’里没有下来？”诸葛先生接着问，“据闻你已跟他结义，他杀戮太重，你何不去劝他一劝？”

“我已经好久没见着苏大哥了，”王小石望着桌上那一盘还未分出胜负的残棋，“他是江湖中人，金风细雨楼大局全是他一力主持，有时候，就像一局棋子一般：在自己虚弱遇险的时候，反而要虚张声势，大开大杀，让对方慑于声势，不敢抢攻，才能望在以攻代守之中，喘得一口气。”

他停了一停，才再说下去：“我师父常说：动的事物，难以看出虚实，一只马蜂的利器只不过是一根刺，要不是他飞得快，就像地上平铺着一支针一样，不容易把人刺着。可是真正的大动，大起大落，反而是极静的，例如星移斗转、日升月落，尤不在动，但却能令人恍然未觉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诸葛先生银眉一整，指了指棋盘，道，“就像一盘棋局里：车是车、马是马、帅是帅，必要时，帅可作车用，马可作车使，但在平时，各有各的规范，才是长期作战和生存的打算。苏梦枕南征北伐、屡生战端，也许为的不过是掩饰自己的困境。不过，身为副楼主的白愁飞，为何又要招朋结党、多生事端？”

“惊雷总是要在无声处听得，好诗总是要在刀丛里寻获；”王小石说，“招摇生事，树大招风，在有些人身上是件愚行，但在有些人身上而反是明智之举。大动就是静，大巧反而拙。一个艺高胆大、聪明才智的人，就像一把锥子跟一堆钝器都放在口袋里一般，迟早会割破布袋露出锋芒——但所谓‘迟早’，那是可迟可早的事；有些人能等，有些人不能。把姿势扳高一些，当然会给人当作箭靶，但既能成箭靶，就成了明显的目标，想要扬名立万，这无疑是一条捷径。不然，想要沉潜应战，也得要沉潜得起才成：否则，江湖后浪逐前浪，武林新叶摧落叶，小成小败，不成器局，死了丧了败了亡了，也没人知、无人晓。对一些人来说，一生宁愿匆匆也不愿淡淡，即使从笑由人到骂由人至笑骂由人，只要率性而为，大痛大快，则又何如！”

“有道理。”诸葛先生道，“正如下棋一样，有时候，要布署杀局，少不免要用一两子冲锋陷阵，去吸引敌方注意，才能伏下妙着。‘六分半堂’看似已给‘金风细雨楼’打得只有招架之能，但决不可轻视。”

“棋局里有极高明的一着：那就是到了重大关头，不惜弃子；”王小石说，“六分半堂是壮士断腕，弃的是总堂主雷损，但他们的实力、势力和潜力，全都因而保全了下来。现在主事的狄飞惊，曾低了那么多年的头能活在六分半堂里头，而今熬出了头，所谓‘隐忍多年，所谋必大’，那是个绝世人物，是决不可轻敌的。要看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应该要看他的敌人；他有什么样的敌人，他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朋友难得，敌人更为可贵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诸葛先生道，“棋局里的一些妙着、伏子，开始下子时往往不知其为何用，直至走了数步，或走数十着后，甚至在着紧关头之际，才

会见着妙用来。‘迷天七圣’看来已全给‘六分半堂’联合‘金风细雨楼’所打垮，你看关七还能不能再起？会不会复出？”

“关七还没有死，只要他还没死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”王小石说，“事实上，关七忽然销声匿迹，也是好事：因为‘迷天七圣’已升腾过急，根摇树倒，在所难免。大凡人为之事，无论争强斗胜，游戏赌博，必有规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有规矩法则必有打破规矩法则的方法和人。不破不立，是庸材也。能破不能称雄，要能立才能成大器。人要可破可立才能算人杰，而到最后还是回到无破无立，这才是圆融的境界，同时也自成一个规矩——直至其他的人来打破这个规矩。关七这样如同‘死’了一次，他自己打破了自己所立的规矩，只要他人不死，心不死，大可以也还可以重新来过、从头来过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诸葛先生说，“那就像重新再下一盘棋。可是你师父是有用之身、绝艺之才，何以不重出江湖，为国效力？”

“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。”王小石道，“有些人认为要决杀千里、横行万里，才算威风过瘾；有的人喜欢要权恃势、翻覆云雨，才算大成大就；但有人只爱闲种花草忙看月，朝听鸟喧晚参禅，就是天下最自在的事了。家师身体不好，而且对外间江湖恩怨、世情冲突，很不以为然；他如此性情，与其料理乾坤，不如采菊东篱更适其性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诸葛先生抚髯道，“你刚才说过：什么样的人就会有有什么样的敌人；你看我会有什么样的敌人？”

“师叔是为国为民、大仁大义的人，你们的敌人，当然就是国敌民敌，其他普通的敌人，你老还不会放在眼里！就像四位高足，四位名捕师兄。他们持止卫道，跟一切无法无天的盗贼对敌，那是‘公敌’，而不是他们个人的‘私敌’。为天下对敌音可敬，为私利对敌可鄙。你们的敌人，通常也是百姓的‘头号大敌’，也即是‘天敌’——这才不易收拾，不好对付的大敌。”王小石说，“因为你们的敌人厉害，所以非大成、即大败，成者遗泽万民，败者尸骨无存，故尔敌对之过程，愈发可歌可泣、可敬可羨！”

“有道理。”诸葛先生一口干尽杯中酒，“你自己呢？一个剑侠、一名刀客，要无情断情才能练得成绝世之剑、惊世之刀，你师父说你天性多情，绝情刀法、无情剑法练不成，却练成了‘仁剑仁刀’，这却可以刀仗剑持道行于天下么！”

“仁者，二人相与耳，人与人之间相处，本来就是有情有义的。如果为了要练刀法剑招，而先得绝情绝义，首先便当不成人了，还当什么剑侠刀客？却是可笑而已！人在世间，首先得要当成一个人，除此之外，铁匠的当打铁，教书的识字，当官吏的为民做事，要做刀客剑侠的才去练好他们的刀刀剑剑；如果连人都当不成，为绝招绝学去断情绝义，那岂不是并非人使绝招、人施刀剑，而是为绝招所御、为刀剑所奴役？”王小石展开白如小石的贝齿一笑道，“的确，在江湖上，做人要做得相当坚强才能当得成人；在武林中，早已变成友无挚友，敌无死敌，甚至乎敌友不分，敌就是友，友就是敌。可是，当一个人的可贵，也在于他是不是几经波澜历经折磨还能是一个人——或许，我眼中元敌，所以我‘无敌’。”

“好！好个无敌！”诸葛先生拍案叫道，“有道理！”

他一见王小石至今，已说了七次“有道理”。

“来人啊，”诸葛先生兴致颇高，“上酒菜。”

七情大师含笑看着这一老一少，他似乎完全没听到两人的对话，只对着

一局残棋，在苦思破解之法。

菜肴端了上来，果然风味绝佳。

“好酒！好菜！”王小石禁不住赞道，“听说负责师叔膳食的是一位天下名厨，而今一尝，果是人间美味！”

诸葛先生笑了：“尤食髓妙手烹好，天下闻名。你要不要见见这罕世名厨。”随即拍了三下手掌。

不消片刻，便有一个瘦子行出来，虽是长得一张马脸，嘴大颧削，但举止之间甚有气派。

诸葛先生向他引介王小石，尤食髓笑道：“王公子，请多指点，这道‘炮胖淳母’，算是我爱烧的、先生爱吃的终生名菜，你不妨试尝一尝。”

王小石一听，心头一震。

（——“终生名菜”！）

（也就是说，尤食髓就是傅宗书在诸葛先生身边所伏下的“卧底”！）

尤食髓既然说了这句“终生名菜”，就表示说：“五马恙”和“藕粉”都已经下了，就在诸葛先生身前的酒菜里！

王小石心里忖思，口里却说：“我那四位师兄呢？”

诸葛先生慈蔼地道：“他们在外边替我护法，要不要我召他们进来跟你引见引见？”

王小石忙道：“既然他们有事在身，待会儿再一一拜见又何妨！”

诸葛先生含笑端详了王小石片刻，忽道：“你有心事？”

王小石一笑：“谁没有心事！”

诸葛先生白眉一扬：“你身上有杀气。”

“杀气分两种：一种是杀人，一种是为人所杀；”王小石反问，“不知我现在身上的是哪一种？”

“两种都有；”诸葛先生目露神光，“杀人和被杀。”

“刚才我杀过人来，但杀不着。”王小石面不改容。

“杀气仍未消散，”诸葛先生问，“你待会儿还要杀人？”

王小石只觉手心发冷，但神色不变：“是。”

就在这时，忽见两人电驰而至，急若星飞。

一个年轻人，剽悍冷峻；一名中年人，落拓潇洒。

诸葛先生即向王小石道：“他们是崔略商和冷凌弃，是我三徒和四徒，江湖人称追命和冷血。他们如此匆急赶来，必有要事。我先且不跟你们引介。”

王小石“哦”了一声，目光大诧。

那落拓的中年汉子，急掠而来，呼息丝毫不乱，一揖便道：“世叔，外面有鲁书一、燕诗二、顾铁三、赵画四借故挑衅，扬言要闯进来找世叔，大师兄和二师兄正拦住他们，争持不下。”

诸葛先生银眉一耸，道：“他们都是蔡太师的心腹，如此闹事，必有原故。你们快去助铁手和无情，我稍过片刻便出来应付他们。”

追命一拱手，道：“是。”这时冷血才向王小石迎面赶到，叫了一声：“世叔。”他们虽是诸葛先生的徒儿，但都称之为“世叔”；诸葛先生待他们，既有师徒之义，亦有父子之情，不过，他一向都因有隐衷，只许他们以“世叔”相称。

“哦？”王小石忽问：“我们见过。”

诸葛先生正待引介，王小石忙道：“两位有事，就不叨扰了。”

诸葛先生便道：“待办完事你们才好好聚聚吧。”

手一挥，追命、冷血二人，领命而去。

诸葛先生再饮一杯酒，不慌不忙他说：“蔡太师和傅丞相的人，跟神侯府的人一向有些误会，常生事端，请勿介怀……这，也许就是二师兄不肯出道多惹烦恼之故吧！对了，你适才不是说还要去杀人的吗？”

他含笑问：“不知杀的是谁？”

王小石看着他，嘴里遽然进出了一个字：

“你！”

“你”字出口，他已拔刀、出剑！

五 变变变变变变变……

鲁书一、燕诗二、顾铁三、赵画四一齐出现在“神侯府”前，不顾御前带刀侍卫副统领舒无戏的力阻，要进见诸葛先生。

舒无戏坚持不让他们闯入：“就算你们要拜见诸葛先生，至少也得让我先行通报一声。”

鲁书一道：“我们有急事，通报费时。”他位居“六合青龙”之首，堂堂须眉男子，说话竟是女子声音。

舒无戏道：“就算你们是来拿人，也得先交出海捕公文。”

“拿人？谁要拿诸葛先生！”燕诗二晒然道，“我们乃奉丞相之命，有事紧急通报诸葛先生，这不是比哪门子的海捕公文更重大！你要是防碍了我们，后果自负！”

这时，一人以手自推木轮椅而出，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他身后跟着一名威武大汉。

舒无戏一看，见是无情和铁手来了，知道纵有天大的事，这两人也担得上肩膀，登时放了大半个心，把事情向无情铁手道分明。

无情听罢便道：“到底是什么要事？为何这般急着要见先生？”

赵画四哈哈笑道：“诸葛先生是缩头乌龟不成，躲在里面不肯见人么！”

铁手脸色一沉，无情也脸色发寒。

鲁书一假意叱道：“老四，你可别口没遮拦，丞相和先生相交莫逆，你这把不长牙的嘴别替相爷开罪了朋友！”

鲁书一这般一说，无情和铁手倒不好发作，铁手道：“有什么事，先告诉我们也一样。世叔正在见客，诸位稍待片刻可好？”

燕诗二冷笑道：“我们有的的是要紧的事，要是出了事，你们可担待得起！”

无情也不禁有气，“是什么事，我还倒想听听，四位尽说无妨。”

赵画四又是哈哈一笑：“我们就是不要说予你们这些小辈听。”

燕诗二冷笑道：“我们是非要见诸葛先生不可。”

赵画四哈哈笑道：“若有人阻拦，我们冲进去也无妨。”

铁手再也按捺不住：“四位真的要乱闯神侯府，那也休怪我铁某人粗鲁无文了。”

这时，冷血和追命也闻风赶至，舒元戏知道冷血的性情刚猛，连忙把两人拉到一旁，说了情形，并要冷血追命先行走报诸葛先生，以行定夺。

鲁书一却又叱喝道：“老二，老四，这是什么地方，岂容你们出言无状！得罪两位神捕大爷，万一私仇公了，你们可是一辈子都睡不安寝、食不知味

了！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讽刺人骨，偏又不好发作。

无情只道：“我们不是不让四位马上进去，只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；你们既未事先约好，又未投帖，未免过于仓卒。我们若拜会丞相大人，当亦不敢不守礼节；至于神候府，也不是没教养的所在，不是阿狗阿猫胡言乱道一番都可以混进来的。”

这番话，倒是听得赵画四和燕诗二脸色变了，鲁书一却在一旁做好做歹地道：“说的好，说的好，只不过，我们此来，为的不是我们自家的事，而是你家的事。你们却不急，我们还急死才怪呢！”

这样一说，倒是缓了下来，不急于求见。

如此一急一缓，一张一弛，倒令铁手、无情好生不解。

这时，追命、冷血只得到诸葛先生的指示，赶了出来。

追命即道：“我们已通报世叔，因席间有客人在，他请各位稍候片刻，即行接见。”

“有客人在？”鲁书一故意问，“那是位什么客人？”

“一位稀客。”追命答等于不答。

“可是腰间系一把似刀似剑、不刀不剑的利器的年轻人？”鲁书一追问。

“正是……”追命话未说完，已听到府内传出一声惨嚎。

——诸葛先生的声音。

“糟了！”鲁书一不分悲喜地叫了一声。

冷血、追命、铁手、无情、舒无戏，全都变了脸色。

——府里发生什么事了！？

——那年轻人是个什么样的客人！？

客人有分好几种：有的客人好，有的客人坏，有的客人受欢迎，有的客人不受欢迎。

有的是稀客，有的是顾客，有的过门是客，有的是不速之客。

——但刺客能不能算是“客人”？

无情、铁手、追命、冷血神思未定，一人已飞掠而出。

正是那名腰系如刀似剑的青年人。

他衣已沾血。

他神色张惶。

他手上提了个包袱，包袱绢布正不断地渗出鲜血！

这时，鲁书一正说道：“不好了，我们正要赶来通知诸葛先生的是：我们接到密报，有一名腰佩可刀可剑利器的青年，今夜要行刺诸葛先生冷血怒吼一声。

他迎了上去。

以他的剑。

但他一拔剑，那披发戴花的燕诗二就立即拔剑。

剑光一出，金灿夺目，由于太过眩眼，谁也看不清楚他手中之剑是长足短、是锐是钝、甚至是何形状！

相形之下，冷血的剑，只是一把铁剑，完全失色。

燕诗二一面出剑，一面叱喝：“你干吗要向我动手！”

两人各抢攻三剑，又攻七剑，再互攻五剑；两人衣衫都渗出了血迹，但仍无一剑自守。

四大名捕里，追命的轻功最好。

王小石飞掠而出，急若飞星，他已长身而起，要在半空截击王小石。

那头戴面谱的赵画四却更先一步，一脚飞踢追命，一面喝道：“你敢暗算！”

追命回腿接过一脚，对方却连攻十七八脚，追命腿若旋风，如舞双棍，格过这一轮急攻，但王小石早已逸出围墙——

王小石正要翻出围墙，无情一振腕，两道神箭疾地激射而出！

可是就在神箭激射的刹那，两张书页，飞旋而至，正切在箭身上！

书纸是轻的、软的。

但现在飞切而至的书页却比任何淬厉的暗器更锐利。

书页一到了鲁书一千中，就成了利器。

他扬下发出书页，边还咆哮道：“还敢对我们放暗器！”

同一刹那间，铁手和一直双手环抱、默不作声的顾铁三已两人四手交换了一招，然后都退了一步，身子晃了一晃。

就这么一阻之下，王小石已逃出“神侯府”。

只有舒无戏没有去追。

他在诸葛先生发出惨嚎的一刹那间，已返身往内掠扑。

他要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此际，他惊恐已极的声音在寒月下清晰晰地传了过来：“天啊，诸葛先生给人杀了！——快捉拿刺客！”

四大名捕一听，神色灰败，如着电殛，登时无法恋战，追命和铁手，循上小石逃逸的路向急追而去，无情和冷血则急回扑神侯府。

鲁书一、燕诗二、顾铁三、赵画四则各对望一眼，那是一种“我们成功了”的庆幸之色。

半个时辰后，铁手和顾铁三各自在不同的地方，哇地吐了一口血；刚才在“神侯府”前那一战，他们两人动手最少，只交手一招，但战情最是激烈。

王小石急奔“我鱼殿”。

他身上还带着伤。

伤口的血正渗透着衣衫。

他手上的包袱还淌着血。

断头的血染红了雪地，一行滴到了“我鱼殿”。

“王小石回来了。”

“王小石得手了。”

“王小石提着诸葛先生的人头回来。”

消息一个接一个，一次比一次更精确，更紧密。

在“我鱼殿”里等候消息的傅宗书一听，饶是他平日沉着干练、喜怒莫测，此际也不免喜溢于色：

——杀死诸葛先生这等头号大敌，毕竟是件大事。

他一面传令：“快传。”另向左右两座“门神”和龙八吩咐道：“王小石胆敢狙杀诸葛神侯，待我验明后，就给我当场格杀！”

龙八和两门神均恭声应道：“是！”当即发话叫刀斧手暗中准备。

语音才落，王小石已如一支箭般窜入大殿：在冬夜里，他额上隐然有汗，衣衫尽湿。

王小石一人大殿，便问：“太师何在？”